

集部

稼村類藁卷六

元　王義山　撰

序

章貢劉愛山詩集序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一也有所欲則情矣中庸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性也既發情也人之情豈能皆中節哉

昌黎韓子又充而為喜怒哀懼愛惡欲且謂其皆出於情又品之而三有上焉者中焉者下焉者性者與生俱生者也情者接於物而生者也章貢劉君雲甫以愛山名其詩夫愛七情之一也詩者情動於中而形之言也水陸草木之蕃可愛者甚多李唐以来多愛牡丹愛富貴者也所謂下焉者靈均愛蘭靖節愛菊林逋愛梅子猷愛竹是數愛者移於物之偏也所謂中焉者然則愛上者宜何如聞之夫子曰仁者樂山先儒謂樂愛之至

也山體靜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愛雖發於情而靜則實根於性其昌黎所謂情之上焉者乎劉君不他物之愛而愛山焉必有得於仁者之靜矣

周衡齋四書衍義序

晦翁四書與六經並行於天地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前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此書也蓋自洙泗而後漢唐以来論孟庸學雖老師宿儒無有過而問焉者漢多訓詁之儒唐多詞章之士病在此也至宋始有

伊洛諸大儒出有功於六經不細而言論孟者或不及於庸學言庸學者或不及於論孟未有知四書之為全書者恭惟朱夫子沉涵義理之精微研覃性命之藴奥作為四書所謂集大成者也豈漢唐諸儒所可語此嘗謂宋理學漢唐所無宋諸儒洙泗所有於戲盛哉青原白鷺間有學先師之學者衡齋先生周均焱是也衡齋取宋高第人謂指日金馬玉堂矣衡齋薄蓬萊弗即老於著書有通鑑論斷行於世今又有四書衍義不特史

學精於理學尤精也近世真西山作中庸大學衍義而不及論孟非若衡齋所行為全書也或曰四書之作曾經聖人手議論安可到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非不能也不敢也先師嘗曰某為是書極知僭踰無所逃罪先師且不敢衡齋敢爾余曰衡齋非敢也不過發明門人所問之未及且先師庸學二序皆曰以俟後之君子衡齋先生所謂後之君子也

九日紫極登高會詩序

紫極宫鍾陵勝處西瞰長江西山凝翠庚辰九日與同志者會於斯倣登高也嘗怪孟嘉龍山之會有酒而無詩淵明東籬之興有詩而無酒事之不偶如此余最愛晉人三月三蘭亭之會一觴一詠更倡迭和想其登崇陟峻天朗氣清與九日登高無異諸君讀蘇子瞻次王定國韻有已教從事到青州之句又想像韓魏公與歐蘇二公九日置酒私第席間賦詩有詩而又有酒孟嘉淵明之所無者今兼有之當使後之同志曰蘭亭三月

三鍾陵九月九義之輩不得專美於前

趙文溪詩序

西山編文章正宗以詩歌一門屬後村且約以天理民彛為主如仙釋閨情宮怨等作皆勿取後村所編西山去其半嚴矣哉西山之筆也予來永嘉得文溪趙倓詩讀之觀其自序首之以吟詠性情夫詩發乎情止乎禮義其天理民彛乎文溪之詩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歟使經西山之筆雖正宗可也始吾讀二南詩至麟趾序

詩者以為關雎之應至騶虞序詩者以為鵲巢之應二詩皆以吁嗟終之於麟趾則曰吁嗟麟兮於騶虞則曰吁嗟乎騶虞詩人嘆美之辭也有餘不盡之意也二南之詩皆終之吁嗟周人道化之盛至是不可形容矣然騶虞之吁嗟止於二而麟趾之吁嗟至於三周之公子其賢矣乎文溪賢如周之公子其為詩發乎情止乎禮義西山所謂天理民彝者此余所以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

九日登高序

陽奇數也重陽又奇數也陽之數奇三月奇數也三月三為上巳數之奇五月奇數也五月五為端午數之又奇七月奇數也七月七為七夕數之又奇九月奇數也九月九為重陽數之又奇正月十一月亦奇數也正月一日為三朝之始故不曰一而曰正一陽来復不可以定曰拘故獨以冬至言大抵天地間陽多陰少於時為

國家休明為年穀豐登世道太平於人為君子道長今吾與諸君子聚於斯飲於斯相與歌詠於斯橫渠所謂陽明勝而德性用者歟

陳宗陽梅花全韻詩序

余曩遊杭往湖邊訪逋老梅數根古塚一丘逋與梅死友也時宗陽留杭予校文外雍得宗陽賦於三萬餘卷中魁之浙三山江西士皆斂衽服後得宗陽全韻梅花詩知宗陽能詩賦詩之流也或曰逋詠梅雖不止於一

韻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一聯為最工評
詩者猶議其止詠梅之形體性情則未也宗陽詠梅自
平上去入詩全韻多乎哉予曰一韻非寡也全韻非多
也逋詠梅約而不失一言宗陽詠梅豐而不失一辭逋
歛宗陽全韻於一韻中宗陽散逋一韻於全韻中是或
一道予嘗嘆離騷比興草木殆盡而梅不與焉何遜以
後梅之名始香逋以後梅之名愈香香不香梅不計也
梅之名豈待詩而後香哉逋一韻已贅宗陽全韻愈贅

予序宗陽詩又賛予與宗陽宗陽與梅又當相與於無詩之境忘言之天宗陽曰唯

京庠賦社麗澤魁籍序

論語第一篇曰學學而一篇第一節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有朋自逺方来不亦樂乎先儒謂説在心樂在外盖天下之可説莫如學相與樂此學之説莫如朋學之不可無朋尚矣應君芳叔以賦社魁籍示余且有取乎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兊説也正秋之卦也諸君

秋賦之兆也盍亦相與勉厲曰吾業精矣業精于勤荒于嬉吾行成矣行成于思毁于隨凡我同志當以先正有物混成金在鎔等賦牢相之事業自期毋徒為容說之說則得矣乃為之歌曰秋風起兮鶚横飛蘇堤春柔兮栁汁染衣金吾兮喝道引領羣仙兮蟬聮乎紫微余將為諸君賀矣雖然見紛華盛麗而說者非吾道之說也朋友講習之中自有說我心者故曰說言乎兑

仲氏元剛章貢活囚詩卷序

余嘗讀東坡記王氏三槐堂至修德於身責報於天之語曰嗚呼淺矣南軒云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則利矣此古今言利與義一大話頭甲申春余友自軒曾君震龍以所紀余弟義端元剛章貢治因本末作頌以侈之併裒諸名勝之詩示余諗余曰此先生一家盛事也且謂余弟嘗云不在其位而謀其政罪也昔有務修德而畏人知者吾亦畏人知者也何以詩為哉然詩既作於諸公矣先生可無序乎敢請初宋德祐丙子

余與弟辟地章貢同邑人自堂陳君司臯事一日元剛往訪陳延坐中和堂未幾一卒械七十餘囚來前乃吉水刼寇也陳以吉州何不斷詰卒卒前告曰是百十強寇未易獲卒非勇孰能力而拘諸時憲幹王埛在焉陳目之曰斷手足沈之江俾無孑遺王奉命惟謹元剛與陳為舊友出位問曰此非吉水二趙事乎陳曰然元剛曰若爾非寇也兄弟之爭也陳曰何以知之元剛曰曩仕于兹邑知之二趙兄弟之爭久矣兄主簿與鎮弟恵

院與鄉先是鋹羇管邵陽或謂鄉擠之鋹以赦歸思為報復計時適兵興所在欲擠鄉挈家章貢辟兄鋹偕二子帥羣僕焚與鄉之廪鄉遂以强冦聞于官是七十餘之冦鋹主之也此其罪在鋹而曰七十餘皆强冦能無究乎陳摠然曰王曰刑亂國用重典王曰唯元剛又曰以人命奉長官以嗜殺立威可乎五代何時而馮丞相治生之句猶存公平樂易意度况三覆五覆祥刑之道也要囚服念五六日又審克之吕刑一書其反覆諄勤

若此陳默然元剛退就舟次以語雲屋徐二卿方少憇橋亭忽有羅拜于元剛之前者讙曰提刑謂活我輩者公也公活佛也元剛曰非我也提刑也相顧感泣而去嗟夫此蓋一念之烈也無所為而為之也余嘗聞詩之大序惟關雎有之關雎之詩天下之詩也傷人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此作詩者之本意也然余懼乎犯兄弟交譽之譏也序之固不敢不序又不可姑以曩之所目擊於章貢者併録今之所耳聞於自軒

者繫於卷首因以示余子姪云

宗人仁靜文藁序

王氏自江左以来號爲衣冠盛族階庭之秀如羲獻輩人以瓊枝玉樹稱吾宗佳子弟有如此者自晉迄隋河汾夫子者出河汾之王又大於江左之王吾宗大師儒有如此者自唐迄宋科目興由科第進者代不乏人姑以沂國言自狀元至宰相宋之稱相業者莫先焉吾宗爲狀元宰相又有如此者於戲盛哉清江有同姓仁靜

其字者未兵前識之知為偉器兵後以所作示余文自長書而下十八篇詩自擬古而下百餘首皆大家數兵以前時文之仁靜也兵以後古文之仁靜也王氏代有佳子弟矣今科目未興仁靜之文不妨傚乎古儻與仁靜之文又當徇乎今余猶望仁靜以文章致身也余記曩備員國子時嘗曰此教冑子職也明年冑試當以仁靜為首薦後不果余與仁靜其譜同其學同毋曰同人于宗吝

子惟肖和後村梅花百韻序

古今詠梅多矣有百詠者近世萬如居士李公曾有之劉後村效李詩亦百詠方烏山和後村又倍之吾嘗讀後村詩尚有可疵者試舉一聯說到和羮俗了渠之句亦非矣烏山亦云狀元宰相事不敢點涴渠尤而效之也梅豈無用於世哉林和靖疎影暗香一聯人所膾炙或者猶謂止詠梅之形體性情則末也使胡五峯評之必曰有體而無用梅非有體而無用者吾曩祖沂公雪

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兩句道着體用兼該奚以百為事業如傅說沂公後村以為俗烏山以為點涴毋乃爾是過歟吾兒惟肖輙不自量詠梅百首掇拾水邊雪下等句屋上架屋耳後村百之烏山百而又百之惟肖又百之贅而又贅也老夫方以鼻祖之事望吾兒謹毋以俗以點涴議吾梅

子惟肖詩藁序

東坡嘗云吾在惠州只教得過能詩足慰吾心嗚呼詩

豈易哉必東坡為之父然後過可與詩吾兒惟肖和後村梅花百詠余既為之序又擬古琴操淵明歸去来辭等作以至雜詠凡二百餘首嗚呼余不得以科第望汝矣猶幸汝之不墜吾學也雖然汝之詩其視過為何如余詎敢以此自慰或者謂余以過方汝是自比於坡多見其不知量也余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嗚呼詩豈易言哉詩未易言也而余兩嘗序之汝其勉旃他日汝来前吾將問汝曰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否則議我者

必曰王家癖

陳梅垣同人詩集後序

梅垣陳君季孺曩留杭與余同遊大丞相杭山老師門嘗贈之以詩後十二年余来洪梅垣以同人詩集示余其詩皆為梅而吟余曰梅以垣名非梅類者當牢關固拒不許入既曰同人必有突吾垣而入者垣不固也藩籬剖破矣易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梅垣當類梅之同姓者别梅之非類比而同之不可也余嘗謂

逋以前如陰何李杜韋逋以後如歐蘇黄陳近世則石湖誠齋可以入吾垣者也噫露之朝風之夕更得靈均携蘭来靖節携菊来濂溪携蓮来着梅垣其間所謂伊人誰其似之吾梅垣清而又清矣它如富貴之牡丹麄俗之桃李不與同類者皆當麾之垣之外如是則梅垣所同非苟同矣梅垣學易易不云乎君子以同而異

武寧汪材夫南埜詩集序

已卯春修江汪材夫以所作石城詩集示予既序之矣

後六年來洪又得觀南埜詩集大丞相杭山老師序其首老師豈輕許可者然而易石城而南埜何居老師爲材夫昔居石城之南今居石屋之南石屋之南婦翁之居也居以地而易詩以地而名東床逸少清映通徽蘭亭一序古今絕倡方其纔過浙江便有終焉志迨獻之輩始爲躡屐高平之行眉山小蘇天下之文也居汝南有詩居潁川又有詩集至三而俱曰欒城獨遺老一傳則曰潁濵材夫易石城而南埜其欒城汝南之意歟盍

子曰居移氣文以氣為主或曰材夫自石城而石屋兩取乎南其有得於詩之二南者乎嘗攷周南之詩十一言后妃婦人之詩凡七召南之詩十四而言婦人女子之詩凡十二恐非材夫之本心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石城轉而南埜矣謹毋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

章貢劉愛山詩集後序

章貢劉君雲甫以所作愛山集示余余既以昌黎三品

愛竹竹未必不愛子猷剡溪月夜雪光滿船興盡而返留有餘不盡之意於天地間前無古而後無今孰謂竹不愛子猷哉予因是知山之愛劉君甚於劉君之愛山也劉君所愛之山非欝孤乎歐陽公嘗為劉凝之作廬山高予將作欝孤高以況劉君之高欝孤高哉欝孤高哉

之說告之矣别後三年又覲愛山近作愈出愈奇劉君愛惡與人異不愛世俗之所愛而愛世俗之所不愛清矣哉劉若之所愛也予洪人卜居東湖與愛蓮翁同一愛每夏秋交荷花淨如拭綠葉罩其上白鷗出没細鱗沈浮清矣哉翁嘗曰晉陶淵明愛菊李唐以來愛牡丹翁獨愛蓮翁非不愛菊獨愛蓮何也愛博則情不專也故以菊還靖節而專其愛於蓮牡丹則非愛矣人但知翁之愛蓮不知蓮之愛翁甚於翁之愛已西山謂子猷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稼村類槀卷十七至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秦　泉

謄録監生臣秦鴻甲

則無盡無盡則四時皆春也一元之氣流通乎亨利貞之間元春也亨利貞夏秋冬也元則貫乎其間也予嘗謂唐虞之時温温乎其和可知春也夏夏也商秋也周冬也天運一周成一歲也此唐虞三代所以成四時也然則孰為夏秋冬之始始於春始於春則四時皆春也丞相杭山先生章公有園在洪之東湖予居湖濵乞此園以娱老先生不以獨樂為樂而與人同樂余扁以共春非謂一草一木為春也指一草一木為春小吾春也

稼村類藁卷七

元 王義山 撰

記

共春園記

共春者何唐人云要令天下共此春無限江南與江北或曰園以春名春特四時之一耳四時不皆春也四時不皆春則此園不常春也余曰天地間萬形有盡惟春

溥天之下無一民一物不春大哉春也與天下共也予因是四時携酒與客飲飲輙爛醉方其醉眠花下天地爲衾枕覺来又飲揷花起舞陶陶然不知世間有富貴利達之事或無客邀清風明月成三人相與對飲至暮夜蒼頭扶歸顛倒仆地傍之人拍手大笑謂七十老翁有小兒嬉戲狀明日携殘酒来又飲又明日又来又飲此又栝中之春融爲園中之春此園也與客共與清風明月共不與俗子共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德隣堂記

保定成公尹吾洪洛陽姚公僉事亦為洪来司按察也二公比屋而居成公扁其室曰德鄰取德不孤必有鄰之義鄰之説有二有以居言者有以德言者以居言隅屋問西鄰借問有酒不飲食之鄰耳非鄰也見擬移居作鄰禮不論時節請開門往來之鄰耳非德鄰也傳曰親仁善鄰夫鄰必曰親親必曰仁先儒云仁者心之德二公此心同此仁故此德同論語曰里仁為美擇不處

仁焉得知盖與仁者處何往非仁與不仁者處何往非不仁此居必擇鄰非擇所居之鄰擇所居之鄰有德者與之鄰東坡建德有鄰堂於羅浮且記之成公之扁斯堂也又一坡矣雖然士君子之立德固不可以無鄰士君子之立身則不可以不孤立德而無鄰是獨學無友也是孤陋也立身而不孤是朋比也是阿附也二公他日各以功名事業自見又當為特立獨行之君子余鄰舍翁隅籬聽談音韻清朗不知還許王翰卜鄰否

君子堂記

濂溪謂蓮花之君子勉齋記瑞蓮亦以君子稱二君子與蓮而三之三君子也嘗謂牡丹王也富貴者也梅兄也山樊弟也栁晉處士陶潛之先生也松益者三友也有愛官爵者受秦封識者恥之然而不皆秦官也是數者不以君子稱蓮獨以君子稱何者蓮有君子之道四焉出淤泥而不染一也濯清漣而不妖二也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三也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

翫四也比德於君子也予居湖濵愛蓮也書濂溪愛蓮說于壁與勉齋瑞蓮記對峙噫露之朝風之夕歌遠遊而招隱士庸詎知二先生不為蓮一來耶且扁所居之堂曰君子晉唐以来稱竹為君子又謂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范石湖謂菊比君子有幽人隱士之操蓮得獨為君子哉余曰蓮蘧伯玉其人也舉天下無一人不君子蓮此心蘧伯玉此心也亦此堂命名之意也吾洪宗濂東湖二書堂天下之書堂士游其間所不以蓮自況

者有如此水然而不以君子待湖濂之士不敢也例以君子待湖濂之士亦不敢也謂湖濂無君子曾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謂湖濂皆君子中庸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嗚呼夫子大聖人也而曰我無能焉吾黨之士下聖人幾等而敢以君子自居哉嗚呼蓮且得濂溪勉齋君子之稱學濂溪勉齋之學者其可不蓮若哉名為君子而不蓮若是辱吾蓮且書以自警云

東樂堂記

西鄰既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呂洞賓為沈東老作也豈特東西鄰貧富異哉南阮富北阮貧南北亦然東老之貧為好客買書而貧雖貧不貧矣天下有真樂紆朱懷金不樂焉門多長者車不貧矣一樂也歐陽餘慶以東樂名堂餘慶無金買書胷中之書不用一錢買客至呼新篘與客飲飲輙爛醉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此二樂者天地間至樂也餘慶尋東老樂處而樂其樂所謂貧而樂者也雖然貧而樂富而好禮吾夫

子嘗並言之然則西鄰豈皆富而不好禮者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禴薄禮也聖人取焉謂西鄰不好禮可乎豈可專以富議吾西鄰哉詩不云乎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借為西鄰解嘲

養蒙堂記

余卜居洪之東湖有以周易見者使筮之遇艮之蒙其繇曰天降生民其穉為童果行育德作聖之功是為山下出泉之蒙言未既章貢宋希聖來訪請於余曰某以

養蒙名堂讀書所也爲我記之余曰先儒謂蒙者人之初物初而美事初而善然而初之說有二有一身之初有一日之初赤子之心一身之初也平旦之氣一日之初也由一日之初養一身之初此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孟軻氏論平旦之氣自旦而晝自晝而夜梏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其用工在旦予謂善養氣者其用工在夜夜氣清則旦氣爲之清明未有不能存養於夜而能清明於旦者也此西山所以夜氣有箴希聖自夜氣之

存養於平旦之初而又旦旦而養焉則不失赤子之初矣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希聖由蒙養以求作聖人之功可止乎曰未也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

小暘谷記

余多病畏寒老尤甚於所居闢一室斗大扁曰小暘谷誠齋嘗賦暘谷詩按尚書羲和授人時於春曰暘谷於冬曰幽都幽都燕也天地造化未有無冬之春有幽都然後有暘谷平在朔易也予聞幽都有燕谷鄒律一吹

暖氣先至方今地氣自北而南幽燕之地一氣之先也余寢處小暘谷中暖矣小也未大也天下不皆暖也舉天下無一人不煖大也常愛杜工部云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推此心天下無一人不暖矣子月陽生自一陽而二陽二陽而三陽天下皆在暘谷中豈曰小之云乎

學稼齋記

余舊居富水之槎溪扁其所曰稼村何居杜句也揭來

東湖丞相杭山先生寵以稼村二大字余扁於所居之室不忘舊也或曰蓮可也稼可乎昔村令湖子非故吾余曰余之稼不在田也記禮者論人情之田曰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厥田上上也余稼於此久矣不為水旱不耕也且謂惟肖曰汝父本農家子將教汝畊且扁汝讀書之室曰學稼余聞農服先疇之畎畆書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汝毋忘乃父之訓或者又曰樊遲請學稼夫

子以小人目之學稼小人事也余曰晦翁不云乎小人者細民之事南軒亦云小人者事之小也余因是而證以周公之説無逸之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周公以勤勞稼穡之人為小人即夫子以問稼之樊遲為小人夫子所謂小人者非對君子小人並言之小人也况余之稼乃稼於書非稼於田也稼其托也村其寓也種學績文無往非稼存心養性何適非村汝而稼於書則肖余矣夫子豈以稼穡為

細民之事而小之哉人而有子能耕不啻足秋風稻黃鷄肥酒香余猶記疇昔與田夫野老相追逐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樂詎可量哉此樂也公卿大夫不博也唐人有詩云去年生子名添丁要令為國共耘耔誠齋亦謂世有農其子農其孫農其曾孫者矣厥父農厥子農孫與曾孫又農此余之心也東坡稼說有曰博學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迂齋謂坡翁此作其與朋友兄弟之相切磋如此吾以是教吾子望吾子之學吾稼

也吾老矣得如老農幸矣

重修舊居記

先君卒壓數年始有此屋里中名槎溪陰陽家謂其龍為蘆鞭魁天下之兆也必有魁天下之才者始足居此先君據其要而廬之前有老松當户鬚眉甚偉清風徐來戛擊鳴球屋後古木參差樹林陰翳甚或夜籟沉閴天朗氣清醉把盃酒其下月影罩人扶疎滿身又有一溪環繞清且漣漪一瞬而乾端坤倪軒豁呈露鳥飛不

盡虛曠無垠主人與屋同一清也到此談蘆鞭又淺矣先是淳祐己酉屋成遷之日弟義端銓榜適至旗鈴捧擁以入里中人士皆曰此地之靈也是科義山義端聯薦明科又聯薦又明科又聯薦又明科義端又薦又明科義山又薦景定壬戌義山以別頭成事廷對覆考以備前三名同邑人爲詳定官以私意抑之墮乙科蘆鞭之說幾驗是年侍親之官二水咸淳乙丑調南安獄掾丁外自漕幕歸哭先君於斯已已哭先妣於斯壬申問

選得闕邊幕改辟京局攝教外雍贊畫天府又明年有
金耀之命進司國子留京凡三年德祐乙亥半刺永嘉
臺評謂其爲杭山客以議遷幸併劾亡何江閫有參議
之檄至章貢未上至元丙子夏始歸先廬居焉廬之東
偏地數畝闢爲圃瞰溪而亭之種竹萬箇老梅參錯其
間溪外綿亘萬頃如掌晨光熹微兒讀舊書余枕藉以
聽客過我無虛日余與弟揖客環坐亭上一觴一詠此
興無涯真有怡怡切切偲偲氣象西疇春及時又與老

農談田畆間事不二年鄉邦士友白之省省以贄幣聘于先廬俾職教路學至是又挈家寓冷舍明年掌一道學事遂退而老於東湖之上數年之間奔走上下居先廬者亡幾余之心何嘗一日忘哉草塘黄君任伯以移居圖求跋嘗取容齋之説告之覯此可以知余之心先廬以甲申巨浸幾圮丙戌夏歸省松楸彷徨顧視凄凉斷續怳如先君在焉憮然曰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已成之堂而復壞之乎余為人子有餘罪矣乃葺而

完之如此一日對吾弟呼惟肖來前命之曰余葺此屋以還先君汝他日葺此屋以還我繼自今子而孫孫而子一日必葺惠徼福於先君俾勿壞西銘云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是之謂惟肖汝其識之是歲八月望日工畢遂為之記

全生堂記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全生說也然而洪範九五福與六極對言人不能以皆壽皆康寧皆考終命於

是乎有疾有憂有惡有弱以致於凶短折嗚呼甚矣古之聖人之為斯世慮也舉天下人人協于極此聖人心也柰之何聖人之心不能以直遂也始不容以無所寄命焉醫是也醫師掌醫之政令歲終稽其醫事十全者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大哉聖人生生之心乎今之醫十失八九者有之矣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清江周仲山累世以醫行至仲山而神聖功巧備大山蕭公嘗大書四字揭之且扁其堂曰全生仲山來徵記於余

余曰自神農使岐伯嘗百草而始有藥時未有醫也神農以前人壽皆百有餘歲自神農以後藥愈繁而醫愈衆三代以下壽皆不滿百至以七十爲希醫果何恃哉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此生宜均能全此生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是能全其生矣然而未溥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凡天下之疲癃殘疾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將推而全天下之生然而未溥也爲大造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千萬世開

太平又將推而全千萬世之生此其施豈不甚溥哉先儒不云乎醫道行活生人儒道行活天下後世

臨江章侯心祠記

生祠古歟古則三代有之矣非古也三代以前吏皆循不循吏名吏皆良不良吏名班固稱堯舜文武循吏之効固自言耳皆尚書所無有漢傳循唐傳良已不古傳而祠又不古然則祠何始曰自朱邑桐鄉始其後相襲而祠匪惟桐鄉然初郡臨江守微祠三山王始以賑飢

功民祠之繼祠潘繼祠張多祠哉有識者曰臨江郡斗大更數十年爲守幾爲祠幾又幾十年爲守爲祠又幾以斗大郡著是祠將易市而祠矣易市而祠民奚廬編修章侯之守臨江也獨無祠奚無侯於政惟廉惟謹惟公惟明匪苛以斂匪虐以刑莫貪匪吏侯去吏如距莫姦匪盜侯刈盜如草士者曰匪侯奚師農者曰匪侯奚父若工若商于旅于肆于侯而生昔窶今富侯以德政召和氣無年使有年奚必王之如縱如侯亦不樂祠王

以無年顯其功侯以有年隱其功孰功下是侯其優乎
侯非無祠也民非不祠也侯不求祠於民民亦不敢以
祠媚侯媚侯則欺侯矣民忍侯之欺誰之欺心之欺昔
嘗過前數祠下始祠桷刻楹丹棟嵬宇深像貌肖真冠
帶儼煥管絃咿啞俎豆如櫛若誠然為祠者每德色於
守為守者多恩其祠迨夫守去矣祠已矣丸飛棟頹像
塵貌土爐香寢室瘖鐘寂鼓與荒凉野廟等守存祠輿
守去祠傾祠云豈誠云乎哉雖然侯固未嘗求祠民亦

未嘗無祠曰祠於心俟名大醇字景孟婺之永康人登丙戌進士第

雪月舟記

天地中間雪之則清月之則清兼斯二者脱俗超塵自山陰滿載歸後世無此段竒事幾百年矣予嘗謂山陰之後使雪月主人果能為安道一來特一餉之爽耳安得清名以香萬古耶興盡之舟一返此一段話至今未了偉哉子猷能買雪月於一時而不能買雪月於千載

之下則天地間無盡雪無盡月皆可取之以供吾景何特予猷專其美予居有隙地纔畝雪而雪宜月而月宜視山陰不欠予舟之名或曰舟浮物也不舟之於水而舟之於陸何哉余曰舟寄也雪月吾胷襟也反而觀焉方寸之地皆雪也清明之天皆月也吾一身一虛舟也散此雪萬頃玻璃皆瑩徹光此月一色銀河皆皎潔泛此舟載千古非重受萬象非滿飄飄乎若遺世獨立而逍遥遊乎瀛洲不然其試於雪月交光之夜朗然四顧

萬竅皆音招素娥欵玉妃誦左太冲招隱之賦不知還有半點塵俗否謂予不信君其問諸子猷

稼村類藁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藳卷八

元　王義山　撰

碑

瑞州重建西澗書院碑

至元二十二年瑞州重建西澗書院工既山長丁起晦謁余謂余曰泮宫之修春秋不書非不書有僖頌在是不可無紀敢徼福于先生義山虔對先聖先師而言曰

西澗之劉天下之劉也瑞有西澗書院何居宋紹興間郡侯梧蒼鮑公貽遜以三劉生高安祠於市之南兵燬端平丙申郡侯三山陳公韡建書院于郡治之東書院所祠先賢也復置燕居像夫子於中而尊事之先師配焉如春秋尊王郡守武昌高侯節始至行奠謁禮喟然曰書院名存而實亡燕居之像設未位三劉之專祠未復非闕歟與山長謀復謀之同列僉曰言政不及教非所以化民成俗也盍亟圖之遂屋於荊榛中片瓦寸木

以朽壞棄別選材之良者鼎而新之非重修也重建也
初劉公渙登進士第宰潁上以忤上官意棄官去去之
廬山之下居焉愛西寶峯雙澗號西澗騎牛看山徜徉
岩谷山谷黄公有詩云神光射牛背神光謂讀書眼也
歐陽公為賦廬山高廬山豈能自高哉得西澗而高子
恕皇祐初以經賦冠多士入司馬温公修史局有通鑑
外紀與安石有舊安石欲引為三司條例官辭弗就除
祕書丞以忤安石棄官去恕子羲仲恕死與一子官充

檢討有通鑑問擬有五代史糾繆以忤蔡京棄官去西山真氏謂孔門三世不仕惟曾氏一門三世不仕固難三世已仕而不仕尤難既仕矣仕而將為顯官矣不以忤上官去則以忤安石蔡京去去者人之所難也於戲盛哉閩三先生之風鄙夫寛薄夫敦頑夫亷懦夫有立志晦庵朱文公守南康徃廬阜訪焉即其墓而祭尋其故居遺址立壯節亭此三劉所以高風千古也古心江文忠公萬里建書院于鷺洲祠大中程珦二子侍焉且

記之曰有是父故子然也今西澗子然而孫又然矣鷺洲則祠大中公與其二子凡再世西澗則祠西澗與其子若孫凡三世兩書院一門合祠俱三人此又舉天下書院所無於戲盛哉於戲盛哉山長又圖以示余曰書院自燕居而祠堂而講堂位置各有差亭於前為朔望拜所致齋位則夾祠堂之左右講堂之東偏長於斯者居之其西偏則處職於斯者舊止存八齋兵後圮甚繕而完之如初增四齋于兩廡廩于旁為門七附庸之屋

六以楹計一百三十有八竹木磚瓦工直若干經始於七月某日越兩月落成寅奉先聖先師而廟貌之是日我侯戾止山長深衣大帶引領雍雍于于和毅蕭穆江南自兵後絶無而僅有也是役也直學吾清叟司書趙若薿董其事書院歲入止千八百斛有奇歲或歉半之山長廉於律已撙浮節泛祠祭外行供無一日輟士自遠方來飯三日願留者不三日拘著于式士固不為一飯留也為士者盍曰仁膏兮道腴儁永兮可以樂飢三

月不肉兮吾不知維澗之水兮薄言采芹匪飽我以芹而飽我以仁維澗之水兮薄言采藻匪飫我以藻而飫我以道繼自今以其飽我者仁吾心以其飫我者道吾身今日之養于學他日之養乎人也為長者盍曰新廟奕兮創始者為誰如跂斯翼兮如翬斯飛一日必葺兮君子之居繼自今毋假土木為名兮瘠諸生以自肥先聖先師臨乎其上兮吾誰欺山長吾洪人

重修東湖南州高士祠碑

余嘗愛洛陽名園記以園之興廢天下治亂之候也豈惟園哉亭榭祠宇亦然吾洪舊建孺子亭於湖濵又於湖心建南州高士祠湖舊有蓮亘數十畒每夏秋交花淨如拭緑葉罩其上勝景也常怪離騷記草木梅不與焉而蓮得與蘭芷並稱屈平且取之爲衣裳後來李太白以西施等語辱吾蓮蓮不幸矣濂溪宰南昌作愛蓮說謂蓮花之君子遂雪恥焉高士與溪翁往還於光風霽月中清矣哉湖旁有堤蜿蜒如卧蜺栁以千計午陰

亭亭蕨蕤匝地或飛絮如雪六花舞而下著高士其間宛如五栁先生門對峙雖然此未兵以前東湖也吾洪之東湖天下之東湖也年來亭圮祠傾匪兵故以歳久祠與亭不古蓮與栁皆不古矣成公尹吾洪始至喟然嘆曰洪以高士而重有湖無亭曷况其清有亭無祠曷妥其靈乃鳩工涶葺而新揷栁千箇襯以芙蓉他日於萬絲中繡出一段芙蓉幕未兵以前東湖所無有也東坡嘗謂芙蓉城中花㝠㝠誰為主者石與丁高士又

當兼主芙蓉城矣晏卿度得專美哉信乎園亭榭祠守之興天下將治之候也雖然古者賢牧守所至以興創得名坡守杭築堤西湖植栁其上後人號蘇公堤今吾洪之名以高士而高已廢之祠亭因成公而成不特郡人指蓮栁芙蓉為公甘棠將有指此湖為成公者高士又不得專此湖矣高士東漢人名穉字孺子其事跡在史前祠亭之創始於某人某年某月某日在碑重修於至元某年某月某日公名夢得字良弼保定人也

龍興重修敷佑中廟碑

廟敷佑何始乎敷佑舊名昭惠靈顯王祠在城北薦福院側宋元祐五年郡人立廟指馬跑泉為聖水人有疾飲輒愈廟於城者三大觀間賜名敷佑西昌令蔡公頡又廟於新建縣治之西即中廟也復罹於兵鬱攸從焉廟燬而神之像巋然獨存鬱攸能火神之廟不能火神之像雖數也亦神之靈也後八十年有奇太守王公補之廟其像而新焉又六十年有奇廟老而頹上雨旁風

祝史蕭思濟旣畫乃心克殫厥力悉東西廡之將壓也率好施者先東廡而新後三年併西廡而新兩廡翼乎旁正殿儼乎其中廢者興圮者崇完如初工旣邪人縱觀焉且嘆蕭之才且辨也初神父姓李諱冰秦時為蜀太守灌口水怒溢蛟龍為害民幾魚神父斵石為三犀牛以壓之方鑿崖時操刀入水與水神戰莫敢抗水復故道蜀人祠之是役也神為人子與有力焉唐貞觀間有蜀士以道術來洪洪始有祠若然則祠又當在宋元

祐以前郡志逸其事亡稽果爾則祠自唐始或曰神廟於蜀又廟於洪何有靈於我東坡云神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譬如掘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神無方無在無不在疇昔之以道術行於洪者非神歟維吾州名洪世傳為浮州驗諸鐵柱可徵也江自梅嶺發源匯於湖洪腰其間唐人謂金陵為地肺水至則浮信斯言也洪為浮州不誣州浮於水而不水於水安知非神陰相之力記曰能捍大難則祀之祠而廟廟而復修

用敢徼福於神俾洪世世無水患以福蜀者福洪詎敢忘神賜哉又曰廟其子不廟其父有諸義山嘗聞蜀有崇德廟崇德所以崇其父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於父孰謂父而不廟哉盖嘗謂浮屠老子之宫延千百年而新者緇黄之力神祠宇延千百年而新者祝史之力然浮屠老子之宫神祠宇有興而無廢固緇黄祝史之力亦好施者之力微好施者雖修勿修噫天下萬形皆有弊惟常新則不朽敢以告後之緇黄者祝史者併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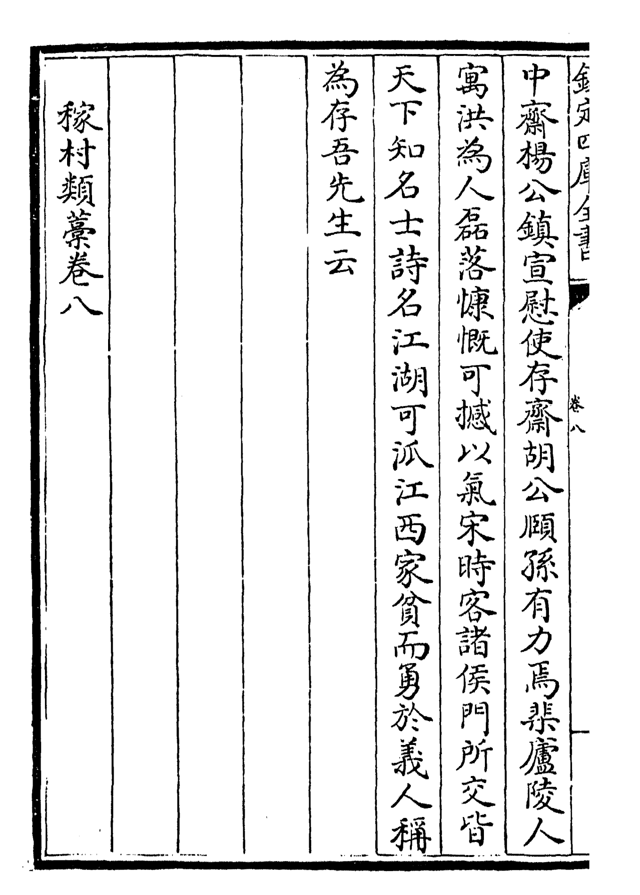
後之好施者俾勿壞神父子治水功其事見漢溝洫志唐杜工部石犀行及陸海志晉常璩華陽國志載神父有功於蜀尤詳神與父累封王爵于後賜神號為清源

龍沙道院碑

前臨江路儒學提舉尹棐創道院於洪之望僊門外五里許像旌陽許君祠焉扁曰龍沙龍靈物也道院以龍沙名與其地俱靈按豫章職方乘龍沙在章江西岸石頭之上與郡城相對潘清逸有望龍沙詩又按神仙傳

旌陽君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豫章之境五陵之内當出地仙八百人郡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嘗聞旌陽君逐蛟至洪洪本浮洲蛟穴其下震撼擊撞為人害不細旌陽君縶之鑠以鐵柱後勑賜鐵柱延真宫額初旌陽君與蛟約蛟來吾力猶能肆汝姑舍是復出吾斬汝萬段蛟請命伏辜噫微旌陽君洪其魚矣夫龍方其蟄而未驤也需于沙及乎噓氣成雲雲上於天夾之以飛上下變化鞭風駕霆雷域中而

雨天下施於人甚溥是龍也澤物之龍也旌陽君去害物之蛟寄洪之人命於澤物之龍綦為洪人徼福故創是祠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工既爲屋若干楹旁聳一樓岧嶢崢嶸如翼斯飛望之有蜿蜒而升之狀洪之都人士晨香夕燈北面稽首鄉旌陽君者至是又有其地洪有玉隆萬壽宫亦祠所也環數十里間祠宇鼎峙記曰能捍大患則祠之綦又屋於道院之旁曰附庸損巳田以飯方外士寅奉爐香不懈益虔是役也中書左丞



中齋楊公鎮宣慰使存齋胡公顒孫有力焉斐廬陵人寓洪為人磊落慷慨可撼以氣宋時客諸侯門所交皆天下知名士詩名江湖可泒江西家貧而勇於義人稱為存吾先生云

稼村類藳卷八

稼村類藁卷九

元 王義山 撰

銘贊頌賦

鄭氏義門銘

家人一卦繼之以睽厥睽伊何二女同居正家之道先刑於妻我有天倫女覆奪之其初一身兄弟怡怡婦言是用偏其反而唐有張公嘗表門閭大書忍字識者所

唫既曰天合何忍之為事至於忍其天已漓鄭氏一門和而不嘻曷齊而家身修而齊

車氏湖山堂銘

有湖無山其湖也獨有山無湖其山也俗車君之堂兼山與湖挾五車書於斯伊吾少陵云烟如一段清氷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

小暘谷銘

余所居一室如斗大僅可容膝取誠齋小暘谷之名扁

之矣又記之矣或有謂余曰暘一也而有二義陰陽之陽則總氣類之麗於陽者皆陽也謂之陽則有明之義洪範曰乂時暘若暘明也以是知書之暘谷謂自幽谷出而初明之時也日出而暘之小自此而曰昕曰昭曰旰字皆從日雖然明未有不自小而大者又為之銘曰維陽之微匪微弗瑩維谷之虛匪虛弗靈在天為晨光之熹在人為旦氣之清明則著著則形匪今斯今惟大人能不失赤子之心

龍畫贊集書句

帝曰龍天大雷電以風有能奮庸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時乃功

虎畫贊集詩句

王命虎有力孔武為王之爪牙如震如怒虎拜稽首為王前驅則莫敢予侮

贈月湖相士贊

此月常明上不在天此湖常清下不在田月湖胸中所

性存焉相法之妙玄之又玄物來則應得之自然富貴福澤其生也全貧賤憂戚付分之偏月湖何心彼自媸妍

贈琴士陶雪窻贊

爾祖淵明寄興無弦弦至於無玄之又玄雪窻之琴所性存焉中有無聲無臭之天

湖南憲臺瑞芝頌

宋景定改元之又明年制詔秘閣直院太監胡公太初

司臬于湖南皇帝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良折獄故乃明于刑之中又明年皇乾報貺發舒休嘉乃季秋九月有芝産于憲臺之東楹卓哉煌煌九莖之奇三秀之異厥美未顓按神農本草經青芝生泰山黄芝生嵩山白芝生華山黒芝生恒山赤芝生衡山則芝為衡山瑞也昭昭矣今是芝也不瑞於山瑞於憲臺之廳不瑞於廳之他楹瑞於廳之東柱惟東盛温厚之氣震東方之卦也於時為春於行為木公其以一念之春融而為草木之

春歟公天台人晉孫綽賦天台以五芝含秀為天台瑞
允為盛德之事不可無紀某不敏請撰瑞芝頌以歆艷
斯美乃齋沐拜首而颺言曰
煌煌瑞芝元氣之精不蒔而茂不根而成厥瑞伊何其
莖有九敷華舒榮一莖三秀維漢元封甘泉產芝于時
持刑有臣勝之下暨神爵芝產函德于時持刑有臣定
國憲臺司刑凜凜風霜胡為瑞芝此焉發祥維公此心
慈祥愷悌與物為春萬象生意一民未化公曰徐徐毋

嫉于頑匪虐以威罪疑惟輕惟明惟察公曰無辜我其審克德政為馨有開必先産祥現奇寶葉輝聯旄倪族觀動溢耳目孰娩其祥嘉禾瑞木驩言我公心乎愛民公曰無之天子慈仁驩言我公康平其政公曰無之天子神聖公辭弗有民曰不然天子之德匪公疇宣我聞漢制塗而為詔璽除匪伊四輩促召又聞仙家食而延年祝公之壽歲萬有千晉有孫綽天台有賦五芝含秀休祥呈露公産于台宜表而揚我作頌詩播之瀟湘

贑州嘉禾頌

禾之為瑞昭昭也春秋他瑞不書惟大有年則書無麥禾則書尚書不載他瑞惟嘉禾則載詩之載芃艮耜豐年生民等作三歎三詠至今讀之有含哺鼓腹氣象志喜也於惟休哉宋咸淳之明年丹山翁公合守贑越三月政孚人和有禾毓于境内一穗二米瑞也贑父老以聞歸其瑞於太守太守不有是年九月上將有事于明堂公曰此聖賢胥會之徵也此人地肇禋之符也守何

力之有於是文學之士作為詩歌以侈其盛於惟休哉

頌曰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厥有嘉祥于時産旃於皇鉅宋繼

天立極靈貺斯甄孔曼且碩在昔祥符極熾而亨于時

汝州有嘉禾生汝守臣億拜下稽首表奉以聞天子萬

壽臣億非諛民食所資異乎他祥竒木靈芝於皇章聖

勑天之命先是郊禋有感斯應咸淳天子祀于九筵未

占有孚應在感先彼美者禾瑞于章貢太守謂誰丹山

之鳳一粰二米其名曰秠不種而生奇之又奇我聞崆
峒麥秀且黃孰若茲禾有飶其芳又聞武夷嘗産茲瑞
厥瑞伊何十五其穗曷不于他于武夷之鄉曷不于他
于章貢之邦惟我丹山武夷之秀惟我丹山章貢之守
合二郡之瑞瑞于一時惟我丹山兼而有之丹山之文
周情孔思丹山之政召父杜母曾未報政頌聲洋洋匪
他之祥而禾之祥維時豐年多黍多稌邦人有曰太守
之賜太守不有曰天子聖神天子不有曰惟我有臣弼

於一人同心同德如古伊周臯夔稷契肆予將祀尚克相予簡簡穰穰為民而祈有漢元稷降於郡國時則弱翁總領衆職嘉穀垂垂產於有唐誰其相之曰郭汾陽主聖臣賢千載一會一再登茲三登曰太於惟休哉乃賡載歌旅天子之命而作嘉禾

鷄鳴賦

余嘗讀張宛丘鳴雞賦惜其末盡勉學者進道之意因賦雞鳴

人若不覺物且有之伊蟲之羽莫靈匪雞文以冠而飾武以距而為既勇而信以守謂仁而食不違此固五德之所素有孰若一鳴之不失期方其角徹乎梅花之奏輪催乎晦魄之熹鼾睡之息尚雷偃寢之枕猶欹莊蝶兮栩而遽鄭鹿兮喜而遺神識恍惚物欲昏迷倏聞一鼓翼而機自動繼聆三呼旦而聲載馳當是時也覺之則為善罔覺則為惡判乎舜與跖之兩岐嗟呼起而舞劍者志之小詐而度關者心之欺彼音之翰云胡不思

要知旦氣之清者至晝而不梏㩄之則夜氣不存者幾希然則君子於此不惟可以自省乎語默之幾亦足以自厲於瀟瀟風雨之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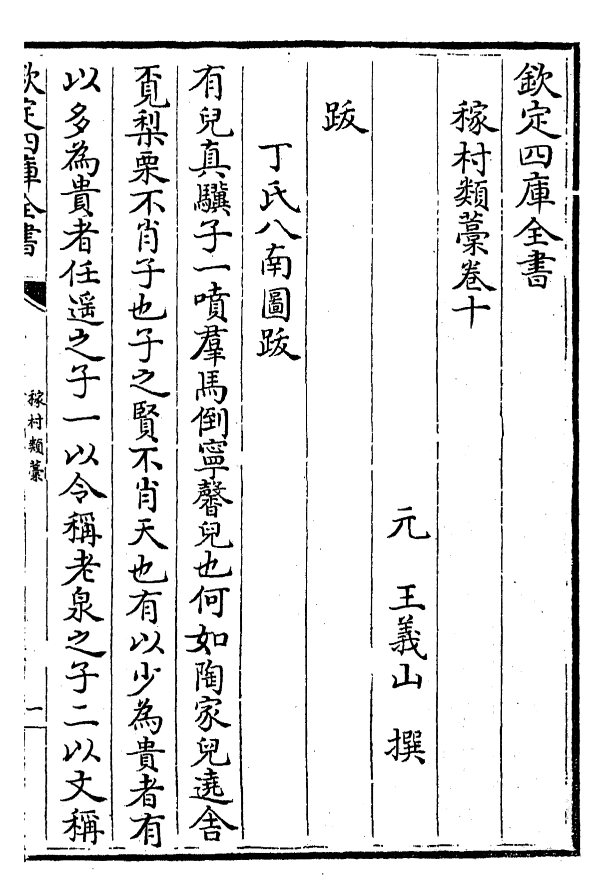
蝸牛賦

余代庖京庠夏雨生綠校大之暇寓目齋壁見蝸牛焉有感而賦

天地之間生物何夥至微弗靈無若蜉蝣背負而殼形不類乎裼裸涎界而字識亦幾乎細瑣夫何肆交戰於

蠻觸倚兩角於右左歎服箱之罔功竟粘壁而莫墮顧爾力兮弗量欲脫身而不可嗟乎蝸牛殆類乎人之升高而不知休者之自禍也

稼村類藁卷九



稼村類藁卷十

元 王義山 撰

跋

丁氏八南圖跋

有兒真驥子一噴羣馬倒寧馨兒也何如陶家兒遶舍覓梨栗不肖子也子之賢不肖天也有以少為貴者有以多為貴者任遥之子一以令稱老泉之子二以文稱

忠宣之子三以宏博稱瑱珪玘瓘王氏之子四以才美稱儀儼侃偁僖竇氏之子五以義方稱崔倕之子六一登輔相五為大僚郭令公之子七俱為達官若夫八子而皆以龍稱前有荀後有韓然而荀氏八龍不皆持國有子八人皆以詞章科第名如渝川丁氏八南者鮮矣令取其圖而觀之一翁龐眉八兒委虵父前子隨鳳雛龍駒既演而滋有㠋孫枝科名巍峩擢魁禮闈噫子而孫矣將見子而孫孫而又子也子而又孫也豈惟八南

哉令人生子必曰添丁唐詩云去年生子名添丁要令
為國共耘耔生子如丁恨不多見耳世之多子者謹勿
倣劉乂添丁莫撓爺之句

黄草塘移居圖跋

濂溪家舂陵而移居於湓浦涪翁謂茂叔如光風霽月
築室蓮花峯下有詩云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羮兮濯纓
温公陜人康節衛人皆移居於洛温公買園於尊賢坊
名獨樂園每出解鞍縱馬罷去前呼著深衣過天津橋

訪康節相與倡和諸君子往往慕風土之勝林壑之美
不曰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草塘黄君任伯吾
洪人自鄉而遷於城好事者寫以為圖一翁導前奚奴
相隨三兒侍行亦步亦趨長兒背琴以次抱書路逢梅
花笑撚一枝沉吟索句且行且遲道傍聚觀相語為誰
望見東湖拍手大呼老鶴來迎白鷗與俱圖未足以盡
之昔孟東野遷居有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草
堂無家具之可載胸中之書筆下之詩有不用車載者

而草塘以身載之具載草塘而來㝠乎東野之所載者

矣言未既草塘謂余曰去年遷時吾兒來前曰祖父世

居湛溪舍湛溪而城人其謂我何顧質之稼村余憮然

曰草塘有子矣斯言也適有契於余心者容齋隨筆云

士大夫發跡壠畝謂父祖舊廬不可居有更新其宅者

自鄉而遷於縣於郡者有翩然委而去之數百里之外

者歐陽公吉州廬陵人其父崇公葬於其里之瀧岡歐

公晚年喜潁有居潁詩序云廣陵得請以來慨然有終

老於潁之意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潁之作又序云自翰林為學士忽忽八年歸潁之志雖未遂未嘗一日忘焉至今年六十有四免并居蔡蔡與潁連因得為終老之漸曾無一語及松楸嗚呼崇公惟一子公生四子為潁人瀧岡之上遂無復有歐公子孫之迹每讀公詩序為之大息此序不作可也余因是而敢以容齋不滿於歐公者例不滿於濂溪温公康節三君子嗚呼天下後世敢有致不滿之意議吾三君子者乎曰不敢也然

而容齋之筆可畏也雖然舍祖父之居豈特三君子哉責備賢者也草塘居洪之城東自鄉而遷於城松楸相望一瞬間無顡去廬陵之遠雖遷猶不遷也予亦洪人自豐城而遷於城去家二百里以地言雖無顡去廬陵之遠以松楸言猶顡之去廬陵也於是乎有感為之歌曰歸去來兮胡不歸雲無心而出岫兮其出未為非鳥倦飛而方還兮其還毋乃遲歸去來兮歸去來兮

杭山賣金帶帖跋

余讀丞相杭山先生章公賣金帶帖為之嘆曰世稱顔真卿乞米有帖近世張横浦嘗有帖為富民借糯米十石嗚呼飢來餓死可也乞之一字豈真卿所宜向人道糯米不過造酒用耳酒可不飲借米於人恐非横浦所當為借假也假而不歸烏知非有伊川謂今世士大夫道得乞字慣吾黨窮時與其借與乞不若以其所有售於人以濟窮之庶乎免於乞與借杭山無錢買屋以經筵所賜金帶求賣於曾參政留遠宋朝賢相有有官居

鼎彝無地起樓臺之詩杭山窮至於無屋況樓臺乎彼有謂田園貧宰相者旣有田園何貧之有嗚呼必如杭山無室然後謂之貧宰相

趙主簿平反集跋

呂刑一書不載平反之事何也無事可平反也獄有平反自雋不疑始史言不疑有平反之功而不載平反之事蓋漢史不近名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而史無傳嗚呼近古矣趙公決疑獄有司以為大辟將抵死趙公以

為平人卒以免有司以平人者為救人有罪者漏網矣趙公正其殺人之罪非有大力量者不能也不疑為部使者其力可以平反而行平反之事其平反也易趙公一簿領耳無平反之位而行平反之事其平反也難非有大力量者能之乎祥刑者不以聞於朝趙公不求聞於人嗚呼賢矣哉今世士大夫有因平反而免削政秩者聞趙公之風可愧矣天地間凡吾之所當為者皆巳分內事何以名為哉聞將有為趙梓其事跡者非趙公

求聞於人也毋謂趙公近名

鄧檢閲林廷對跋

廷對自漢策鼂錯始武帝時試者百人帝親擢嚴助為第一班固謂帝善助對而反削其策不載於史帝雖善助對作史者未必以為善也初董仲舒以高明光大之說對置舒首選武帝猶知有高明光大之學其天資亦高矣哉恭惟理皇之在御也聖度如天雖訐不諱丙辰夏五詔子夫夫于庭策之以當世之務臣林謂高明光

大之說武帝不足以當之復舉以為理皇告反殿五甲
何鄭荅本朝策士與漢廷異漢廷策士多人主自擢本
朝策士雖曰親擢而甲第高下定於有司舊制廷試甲
第以覆考為定詳定不得與焉自王安石以私意沮壞
祖宗成法甲第高下盡出其手丙辰詳定誰鄭臣林不
得為舒無憾也臣林不得為舒使理皇有以言棄人之
名可憾也紹興策士有司以凌景夏張九成策進趙鼎
奏景夏文勝請魁之有旨朕以直言取人遂不許嗚呼

大廷策士果以大取乎丙辰詳定不抑臣林於五甲使其策得至上前則理皇又一高宗臣林又一九成矣臣林對策千言斥時宰攻近習詬罵鶡豸舒之學固正大曾有是耿耿乎科目一時名節千古世間萬事皆塵土留取芳名久遠看臣林其懋之咸淳八年重陽後五日伏讀丙辰聖問因得讀臣林洋洋之對為之拜手稽首書

高德祥聚糧集跋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丐粟非有氣節者為也嘗恠顔真卿有乞米帖梅聖俞作丐粟詩近世名公且為張橫浦刋借糯米帖三君子未必如是餒果然歟吾將病三君子矣嗚呼士窮乃見節義子在陳絶糧窮矣方以固窮責子路德祥惟當養吾剛大之氣浩然於天地間當有廩人繼粟者毋嘐嘐然曰餒在其中

鄭氏義門詩跋

自大道既隱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天下為家之氣象不

古矣方秋崖嘗謂萬石君家燕居申申一家之三代也鄱陽鄭君無萬石君之有而一家之尊尊幼幼有古三代風又難於萬石君者也行將推其所以三代一家者善一鄉又推其所以三代一鄉者善天下雖然為鄭君不亦難矣先儒云家難天下易

乾坤清氣詩選䟦

作詩難選詩尤難荆公選唐百家詩劉後村選唐宋詩雖然詩豈易選哉古詩二千餘篇吾夫子删為三百五

篇非夫子敢爾東坡謂淵明好詩甚多文選未盡錄呂東萊編詩謂淵明詩如歸田園如問來使與夫飲酒責子擬古等詩皆文選所遺詩豈易選哉

宗人礪鄉始祖王彥方逸行圖跋

始祖王公彥方太原人也以獨行稱事見漢史後千餘年不記代嗣孫義山得畫像於宗人世欽謹頓首百拜而言曰畫工能畫者吾祖之像所不能圖者吾祖之行也圖吾祖之行有蔚宗之筆在古之君子其好修也豈

覬乎人之知舉天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幸也行以獨名而又傳焉已非本心矣況圖乎遽伯玉恥獨爲君子吾祖彥方肯以獨行得名於天下後世哉義山與欽同宗也世欽謂義山祖其祖義山又謂欽祖吾祖孰是而孰非耶王氏本於周以令視之不知其幾代也令吾同宗人闕每曰某江左之後也某河汾之後也吾何從譜之然其初一人之身也繼自令與世欽結兄弟之好孰年長兄之孰生也後弟之毋如李璋所云太上老君三

十七代孫或曰子既祖彥方而字之可乎余曰子思書仲尼例也

周益公宏詞程文集後跋

博學宏詞一科自唐始宋紹聖間復設是科所得皆雄偉鴻碩之才然嘗恠唐人置此科於藍縷科之下何耶晦翁於此科深致不滿之意且謂有誇張而無規戒欲於諸題中各命意又謂有中此科而全不讀書者及入場所謂博學盡在飯囊中楊誠齋尤鄙之余嘗讀益公

程大殊有可議如繡衣鹵簿記蔡邕謂鹵大楯也以大楯領一簿之衆故謂之鹵簿此益公記中所欠謂之博學可乎又如代安南國進馴象表一聯名應周郊之五輅耳聞舜樂之八音上句有象輅字下句無又一聯云昔虞因茲以焚身今獲逢辰而効伎上句是有出處下句無如此謂之宏詞可乎宋時廷試嘗問科舉八事姚勉為大魁所答宏詞一科全不知置科之由率爾而對雖然此科得人不皆大人物也宋靖康間有賣國牙郎

者亦自此科出晦翁鄙之誠齋又鄙之宜也此余所以習焉而不及於試也因讀益公程文遂書其後不覺其贅云

猶子公信玉泉詩集跋

寰宇記載仙人山石趺谷中生玉子此谷中之玉也屈平之詞曰飲石泉兮蔭松柏此石中之泉也唐人有詩云泉聲帶玉琴玉假泉以鳴也清矣而猶未也何也有詩則清有詩矣必其人與之俱清吾猶子公信以玉泉

名其詩藁雪坡姚君序之詩以玉泉序以雪坡清矣哉詩不云乎所謂伊人温其如玉其人如玉而後其詩如玉東坡漱玉之句清矣然必坡而後漱玉之名始重然則泉以玉而清玉以詩而清詩又以人而清公信殁後二十餘年子申孫以雪坡所序詩藁來拜且泣曰申孫幼孤不能收拾遺藁使先君文采不揚於世申孫之罪也求余一言將鋟于梓申孫之志亦可哀已王氏為江左盛族多佳子弟人以瓊枝玉樹稱余固不敢以獻凝

輩自況亦當家事也初公信幼時甞從予學詞賦場屋不利改塗轍就右遷欲借逕媒科第終身迄弗績以詩游江湖仕至南安令余尹二水内舉于當路部使者辟令東安刻上將報可而公信九泉矣嗚呼九泉不作而玉泉則不朽也退之有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阿買能寫詩耳而退之稱之公信能詩豈阿買比哉余惡乎而已於言雖然序有雪坡余何贅申孫請不已遂為之書其後覲是詩者因雪坡

以信余言毋曰徐公之貌言於家人

稼村類藁卷十

稼村類藁卷十一

元　王義山　撰

說解辯雜文

葛宋任古梅說

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東山楊公謂此特詠梅之形體性情則末也高安葛君以古梅名齋有正人君子之容貌恠恠竒竒古而又古也東山所謂形體

者歟請與論梅之性情窮冬祈寒萬木剥落梅歸然獨存梅主靜性也未春而花性而情矣桃醉而夭柳柔而嬌皆受東君造化惟梅雪霜自雪霜特立而獨行發乎情止乎禮義也形體云乎哉雖然梅與萬古不古之月同一古也想夫夜半以後月色昏黄萬籟俱閴安知逋仙不為梅一來與東山辯上一句是形體踈影横斜是也下一句是性情夫性生之謂也梅之香與生俱生動處是情浮動情也東山何辭以對

清江鄧幼恭漁樵翁舍說

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淦川鄧君幼恭以漁樵名舍是付名利於無心矣嘗怪康節有漁樵爭長之論名利且付之無心奚爭為彼長而我長之可也清江大山蕭先生號漁戸長幼恭兼漁樵而兩有之奪大山有是爭也康節未了之爭請為折衷以漁戸長還大山樵還翁想夫夕陽在西翁抱樵歸高闕鐵鐺爛煮山川樵乎漁云哉翁與大山俱清江人君子無所爭況鄉人長於兄乎

趙文溪詩序性情說

余讀趙侯文溪吟藁自序首之以吟咏性情余因是而於詩之大序有感於中庸詩與中庸異旨也比而同之可乎孔門言詩必兼禮子思中庸一篇多引詩詩與中庸未嘗不可以互觀也余嘗讀詩大序皆自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兩句發出來未發之中性也既發之和情也詩總言之則吟咏性情析言之則由性而情詩三百皆情也情者喜怒哀樂發而

皆中節之謂也未發之時詩之性也既發則情矣詩大序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中庸以喜怒哀樂言序詩者言怒哀樂而不及喜葢言樂則喜在其中即先儒釋論語第一章悅在心樂主發散在外也大序又曰情動于中而形於言葢動處便是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則情矣所謂情動于中者也此中也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中即情也不然作大序者何以又曰發乎

情民之性也若夫發之一字則中庸與詩大序皆言之然大序言喜怒哀樂則各指其時中庸言喜怒哀樂則重在於中節且致意於皆之一字葢一不中節非和也大序又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言心聲也心統性情者也謹毋曰中庸不言心

臨川李鶴雲有竟堂説

有志者事竟成漢光武勅耿弇語也天下事壞于成者何限志在人若夫成功則天諸葛孔明出師二表所志

何如孔明初心已不敢自必其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所能預知李君鶴雲以有竟名堂孔明不敢必者李君敢必之李君將為孔明笑矣先儒云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道志於道義者功名不足道李君無富貴之心志在功名功名不可必也李君移其所以志於功名者志於道義以竟其成可也雖然道義亦豈易竟哉李君其勉之

張廷寶字說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玉之未琢也璞而已宣慰張公以珏名子何居雙玉曰珏晉韓來朝皆賜玉五㲉㲉珏也宣慰公不特以珏名子且以廷寶字之古者冠而字朋友責也廷寶不字於朋友而父字之用屈平例字以寶名玉成之意切矣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宣慰公非貧賤憂戚之家而能玉成其子廷寶生長於富貴福澤之中而能自玉其身學之力也雖然學安有止法哉玉之器必假

雕琢而成廷寶入而家庭有父訓出而相與琢磨有良師益友進進不已必至於温潤縝密成器之玉也廷寶韞匵而藏他日有持善賈而來者出而為朝廷用所謂至寶横道人所共取其在身則為圭璋其在宗廟則為瑚璉五穀之賜將有如晉韓朝王者矣廷寶之寶天下之寶也天下之寶天下共之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廷寶器質純粹如玉無瑕而猶待余言何以異於敎玉人雕琢玉哉

贈長沙丁萬里仕說

不識一丁謂之右選中有萬里為此左謀吁屈矣雖然賀方回武士也劉景文將種也誰敢以鶡弁目之哉長沙之丁魁天下之丁也豈當與不識丁者伍丁君萬里以冑中六韜兵法遊蜀闈今乃拘於法而不得調於銓曹厄哉勉旃近世名公多有此途擢高科者毋曰安用毛錐子

猶子希文冠說

柳宗元謂古者重以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焉夫人與天地並立為三必仰不愧俯不怍然後可與天地並一毫愧怍人其形耳沐猴而冠耳此儒者冠圓履方所以象天地其視此身甚重也先儒教人八歲小學十五大學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大人者成人之謂也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夫子且然大學自物格以至天下平其序有八而心居中焉心之外為身身之外為家家之外為國國之外為天下此四者等級不可紊也由心有

所謂意意者心之運動非心之外别有意也由意有所謂知知者心之識悟非心之外别有知也由知有所謂物物者心之天理非心之外别有物也貫一心於誠意致知物格之中此四者不可以等級言也故大學之道自正心始時維子月陽長陰消汝父以元服加汝將以成人之道望汝也令汝冠於志學之年正文公所謂大學之時也伯父不特望汝以科舉之學耳望汝以義理之學雖然正心未易言也且收放心

易爻辭解

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文王與紂之事邪說者謂卦辭爻辭皆文王所作然驗之爻辭則多文王以後之事升之六四曰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商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若爻辭出於文王則文王不當自稱為王矣明夷之六五曰箕子之明夷自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文王亦豈能豫言箕子之明夷哉嘗

聞之左傳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而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嗚呼周公被流言之謗非憂患乎即此驗之爻辭為周公所作而非文王明矣或曰易更三聖而成書言三聖而不及周公也嗚呼文王也周公也父子一道也序父不序子尊父也愚故以爻辭為周公作也

周禮師氏解

三公官不列其職師氏保氏周公不列三公九職者三公無職也三公之職惟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周禮之師

氏保氏鄭注以聖賢兼此官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也嗚呼三公乃上公九命之職也謂三公而下兼此官可乎况夫周禮所載師氏之職中大夫為之保氏之職下大夫為之既曰大夫為之矣而謂周召兼之可乎

春秋天王求金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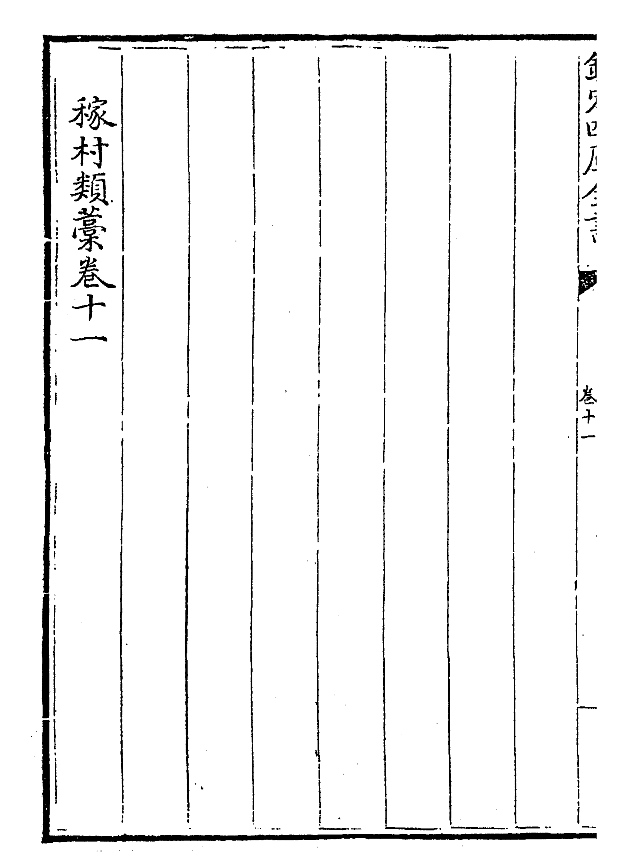
春秋一書以一字為褒貶也天下之財皆天子所有亦猶父之財守之於子其用莫不惟命之共春秋書天王

求金若諸侯使之求謂之求可也若致天子之命於諸侯其謂之求耶胡文定曰遣使需索謂之求輕於求金下觀而化不致於簒弑奪攘不厭雖然春秋之旨尊君畀臣豈聖人為魯不為周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垂誡即書於周史可也書於諸侯之史則啟其吝貨而慢君且王祭亦不供矣恐非聖人之意此司空圖亦嘗曰書天王使來求金者是使來私自求而懲之也愚故書此以為之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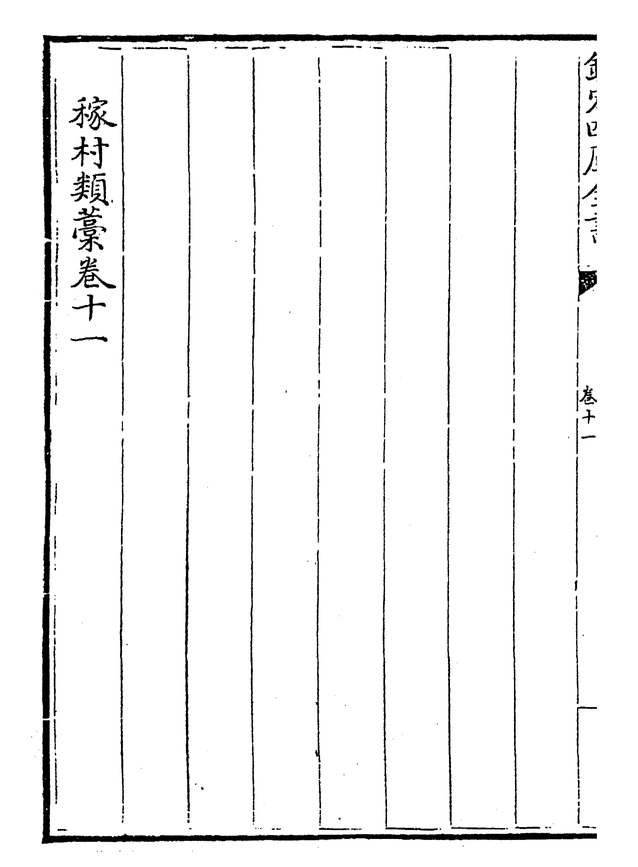
周禮冕服之辯

司服載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是天子之服也又曰公服衮冕侯伯服鷩冕子男服毳冕孤服希冕大夫服玄冕見於司服又見於行人又見於典命鄭氏目以衮冕九章衣五章裳四章鷩冕七章衣三章裳四章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惟玄冕衣無文裳刺黻而

已孰知此禮一行君臣之禮服俱亂而非古矣古者天子備十二章之服以君有盛徳備此十二物之象何嘗為臣下設乎或曰王者通服五冕臣來朝助祭每降王一等不思王可以服臣之服乎或又謂羣臣少加降殺亦可服則禹稷契臯陶皆盛徳之臣當服之矣驗之益稷舜之賢臣賢佐其服無文則先王於服從可知矣前輩謂司服五冕之名獨衮冕有之他不可據也因為之辯



稼村類藁卷十一



稼村類藁卷十一